

之心且勇膏肓之疾圭刀之散何施混濁之

大宋高僧傳第十八

孰八

河銖兩之膠設解如皆畏震所謂坐看暢公

左街天壽寺通慈大師賜紫

贊寧

手拓不周山不免共工之觸折也凡今繙伍

左街相國寺講經論大德賜紫

智輪

無繼毀譏毀譏小人也及罹禍毒君子受之

同奉

亦猶城門火而池魚死也儻云周武不落於

勅撰

阿臘歸真自登於仙籍宜宗誅之已塞責矣

感通篇第六之一

正傳十五人
附見三人

是故比丘但自觀身行莫徇玄門非干已事

後魏西涼府檀特師傳一
後魏晉陽河禿師傳二

陳新羅國玄光傳三

隋江都宮法喜傳四

隋洛州欽師傳五

唐泗州普光玉寺僧伽傳六

林義慧岸

將來二教和同弗望後生學其訏直險在其

唐嵩嶽少林寺慧安傳七
唐虢州閹鄉萬迴傳八

唐齊州靈巖寺道鑒傳九

任弛張勿爲膠柱然後知時名爲大法師也

唐武陵開元寺慧昭傳十

唐岸禪師傳十一

唐會稽永欣寺後僧會傳十二

孰七

大宋高僧傳第十七

唐京兆法海寺道英傳十三

唐京兆法秀傳十四

唐滑州龍興寺普明傳十五

後魏西涼府檀特師傳

釋檀特師者一名慧豐不知何許人也身雖剃染率略無檢制飲酒啖肉語嘿無常逆論

後魏晉陽河禿師傳

釋河禿師者不詳何許人也魏孝昌中於晉

第八

二

晋

來事後必如言居于武威肆意在逸時宇文仲和爲刺史請之入州歷觀廐庫乃云何意畜他官物邪仲和不諭其旨怒之不令在城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擒之仲和身死資財沒官周文聞之降書召之檀特至歧州會齊神武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豈能到龍門邪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爲獮猴形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旃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侯景啓降尋復背叛梁皆可徵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

帝崩復取一白綃帽戴之左右復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復戴間對同前尋丞相第二子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病卒周文命葬之

陽市肆間行住乍愚乍智作沙門形時人不測止呼爲河禿師及齊神武誕第二子洋文宣帝也武明太后見家貧甚與親戚言及家計正憂餽凍死耳洋方生數月尚未能言歟言曰得活二字分明太后左右大驚而不敢言謂爲妖恠時傳禿師神異射事多中巧誘而至太后意占其兒子早言爲恠乃徧見諸子文襄魏永熙后旁以祿位歷問之至洋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若諸子皆別無舉措矣後不測其終

陳新羅國玄光傳

釋玄光者海東熊州人也少而穎悟頓厭俗

塵沙求名師專修梵行迨夫成長願越滄溟
求中土禪法於是觀光陳國利往衡山見思
大和尚開物成化神解相參思師察其所由
密授法華安樂行門光利若神錐無堅不犯
新猶劫貝有染皆鮮稟而奉行勤而罔忒俄
證法華三昧請求印可思爲證之汝之所證

真實不虛善護念之今法增長汝還本土施
設善權好負蟬蛉皆成蝶羸光札而垂泣自
爾返錫江南屬本國舟艦附載離岸時則綵
雲亂目雅樂沸空絳節霓旌傳呼而至空中
聲云天帝召海東玄光禪師光拱手避讓唯
見青衣前導少選入宮城且非人間官府羽

號八

三

衛之設也無非鱗介參雜鬼神或曰今日天
帝降龍王宮請師說親證法門吾曹水府蒙
師利益既登寶殿次陟高臺如問而談略經
七日然後王躬送別其船泛洋不進光復登
船船人謂經半日而已光歸熊州翁山卓錫
結茅乃成梵刹同聲相應得法者蟄戶爰開

樂小迴心慕羶者蠻連倏至其如升堂受薪
者一人入火光三昧一人入水光三昧二人
互得其二種法門從發者彰三昧名耳其諸
門生譬如衆鳥附須彌山皆同一色也光未
之滅罔知攸往南嶽祖構影堂內圖二十八
人光居一焉天台國清寺祖堂亦然

系曰夫約佛滅後驗入道之人以教理行果
四法明之則無逃隱矣去聖彌近者修行成
果位證也去聖稍遙者學教易見理親也其
更繇遷者學教不精見理非諦夫一念不生
前後際斷斯頓心成佛也理佛具足行布修
行曾未嘗述行佛具體而微東夏自六祖已
來多談禪理少談禪行焉非南能不說行且
令見道如救投然之故南岳思師切在兼修
乘戒俱急是以學者驗諸行果其如入火光
三昧者處胎經中以禪定攝意入火界三昧
剝土洞然愚夫謂是遭焚若入水界三昧愚
夫見謂爲水投物于中菩薩心如虛空不覺

觸燒者此非二乘所能究盡也斯乃急於行
果焉無令口說而身意不修何由助道邪

隋江都宮法喜傳

釋法喜南海人也形容寢陋短弱透曉可年
四十許嶺表耆老咸言兒童時見識之顏貌
如今無異蠻蜒間相傳云已三百歲矣亦自

言舊識廬山慧遠法師說晉宋朝事歷歷如
信宿前耳平素時悄然見人必語語必含深
意吉凶之徵有如影響人亦不欲與喜相見
懼直言災惡忤逆意也陳朝馬靜為廣州刺
史方上任喜直入州上廳事畫地作馬頭形
以示其子而去靜本扶風名族雄勇多武略

卷八

四

潘

不閑事體及臨州也每出行部從甲士數萬
旌旗劔戟若虹霓映乎霜雪言以此可用威
邊微其奢僭過度王者之不若被人誣告謀
反靜懼即遣妻子百餘人入朝示無圖變陳
王猶惑遣臨汝俟觀其形勢曰必有反狀便
可行戮實無逆謀直至代之臨汝利其財產

至州不除是非靜恃心無異束手詣臨汝便
叱左右擒而斬之此盡地之明効矣喜之先
見皆同此類燭帝聞之追來揚州未久宮內
唱言幾毆殺其日夜闌大兩堂崩薨者數人
其後又於宮內環走言索羊頭帝聞惡之責
樹一堂新成喜忽忽升堂觀覽俄驚走下階
率遊行還奏勅所司覆驗禁閉之處門鑽如
故守當者云喜見在室內於是開戶見袈裟
覆一聚白骨其鑽貫項骨不脫帝甚驚惟勅
遣長史王恒疾往驗之袈裟覆白骨骨皆鉤
鑽相連鐵鑽摩其項骨帝聞愕然稱嘆尤增
信重勅令勿輕搖蕩曰聖者神變無方至暮
喜還在室或言或笑守門復奏帝令脫鑽縱
其所適有於一日赴數家齋食或時飲酒啖
肉都無拘忌俄而有疾常所卧牀自撒薦席
櫬簾而欹寢令人於下鋪炭甚熾數日而終
半身焦爛葬于香山寺側後四年南海郡奏

卷八

五

潘

喜見還在郡勅遣開棺空無所有矣

隋洛州欽師傳

釋欽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大業中至廣平形
通寺樹瓶浮圖五級欲務高敞工作般雜欽
望而笑謂寺衆曰造此奚爲衆曰功德佛事
須用壯觀法師何斯惟問耶笑曰造烽火樓
也當時縉伍互相非之曰風狂輩言何可取
至九年塔尚未成賊寇四起州官警嚴於浮
圖上置候望烽火方信欽言不妄矣在所著
舊亦不知欽從何而來止宿之處亦無蹤跡
然則時時變身在眾流之牢即隨純稀群隊
童子馬世達等數人觀欽始變之時乃停留
伺察意更觀其復人形也後果忽復形却於
看人之後大叫曰你輩欲何所觀耶辟人驚
愕合掌拜之其變無常皆若此也及天下喪
亂亦失欽聲迹矣

系曰魏隋之僧且多應現者何通曰菩薩作

用隨類化身以神通爲遊戲耳於遊戲而利益
世主焉或曰魏齊陳隋與宣師耳目相接
胡不入續傳耶通曰有所不知蓋闡始也亦
猶

大宋文軌既同土壙斯廣日有奇異良難徧
知幾有其僧也其柰史氏未編傳家無據故
亦闕如弗及錄者留俟後賢者也

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

木叉慧儼

釋僧伽者葱嶺北何國人也自言俗姓何氏
亦猶僧會本康居國人便命爲康僧會也然
合有胡梵姓名名旣梵音姓涉華語詳其何
國在碎葉國東北是碎葉附庸耳伽在木土
少而出家爲僧之後誓志遊方始至西涼府
次歷江淮當龍朔初年也登即齡名於山陽
臨淮就信義坊居人乞地下標誌之言沒於
此處建立伽藍遂穴土獲古碑乃齊國香積
寺也得金像衣葉刻普照王佛字居人嘆異

云天眼先見吾曹安得不捨乎其碑像由貞元長慶中兩遭災火因亡蹤矣嘗卧賀跋氏家身忽長其牀榻各三尺許莫不驚怪次現十一面觀音形其家舉族欣慶倍加信重遂捨宅焉其香積寺基即今寺是也由此奇異之蹤旋萌不止中宗孝和帝景龍二年遣使

詔赴內道場帝御法筵言談造膝占對休咎契若合符仍褒飾其寺曰普光王四年庚戌示疾勑自內中往薦福寺安置三月二日儼然坐亡神彩猶生止瞑目耳俗齡八十三法曇罔知在本國三十年化唐土五十三載帝慘悼默然于時穢氣充塞而形體宛如多現靈迹勅有司給絹三百疋俾歸葬淮上令群官祖送士庶填闊五月五日抵于今所帝以仰慕不忘因問萬迴師曰彼僧伽者何人也對曰觀音菩薩化身也經可不云乎應以比丘身得度者故現之沙門相也初伽化行江表止嘉禾靈光寺被澤國也民家漁梁矰弋

交午伽苦數喻其諸業陷墮於人宜疾別圖生計時有烈網折竿者多矣伽閑而宴息見神告曰天方亢陽百姓苗死身胡藏其懶龍耶伽曰爲之柰何神曰若今夕但小指出竅隙外其如人何伽依之其夜霆擊異常質明視指微有紅線脉焉伽曰吾與此壤無緣

卷八

七

七

乃行抵晉陵見圓祥寺荒廢乃留衣於殿梁而去後人聞異香芬馥伽嘗記之曰伊寺有人王重興去三十年後果有僧俗姓全爲檀那矣通天萬歲中於山陽衆中懸知嫌鄙伽者乃昌言曰吾有五十萬錢奉助功德勿生橫議伽於淮岸招呼一船曰汝有財施吾可

寬刑獄汝所載者剽略得耳盜依言盡捨佛殿由是立成無幾盜敗拘於揚子縣獄伽乘雲下慰喻言無苦不日果赦文至免死矣昔在長安駙馬都尉武攸暨有疾伽以澡罐水噀之而愈聲振天邑後有疾者告之或以柳枝拂者或令洗石師子而瘳或擲水瓶或令

謝過驗非虛設功不唐捐却彼身災則求馬也。警其風厄則索扇歟或認盜夫之錢或嗟黑繩之頸或尋羅漢之井或悟裴氏之溺或預知大雪或救旱飛雨神變無方測非恒度中宗勅恩度弟子三人慧岸慧儼木叉各賜衣盂令嗣香火洎乎已滅多歷年所嘗現形往漢南市漆器及商人李善信船至寺覓買齋器僧忽見塔中形像凝然而指曰正唯此僧來求買矣遠近嗟嘆又嘗於洪井化易材木結筏而至焉大曆中州將勒寺知十驛俾出財供乘傳者至十五年七月甲夜現形于內殿乞免郵亭之役代宗勅中官馬奉誠宣放仍賚捨綃三百疋雜綵千段金澡罐皇太子衣一襲令寫兒入內供養又乾元中州牧李祐有推步者云爲土宿加臨災當惡弱伽忽現形撫李背曰吾來福至汙出災銷後無他咎嘗於燕師求幢旛稱是泗州寺僧撫使賚所求物到認塔中形信矣遂圖兒而歸自

燕削展轉傳寫無不徧焉長慶元年夜半於州牧蘇公寢室前歌曰淮南淮北自此福焉自東自西無不熟矣其年獨臨淮境內有年耳二年寺塔皆焚唯伽遺形儼若無損咸通中龐勛者本徐州人卒擅離桂管公路劫掠而攻泗州圍逼其城伽於塔頂現形外冠皆睡城中偶出擊之驚竄而陷宿州以事奏聞仍錫號證聖大師也文德元年外寇侵軼州將嬰城拒敵伽現形於城西北隅寇見知堅壘難下駭而宵遁大順中彭門帥時溥令張諫攻于北城除勦弑外有五百餘人拘鞠場中諫凭按恍惚間見僧衣紫誨之曰此輩平人何可殺耶不如捨之言畢不見諫遂縱之而逸乾寧元年太守臺蒙夢伽云寒東南少備蒙不喻旨以綿袞法服施之十二月晦夜半有兵士踰壘而入蒙初不知復夢一僧以鐡杖置于心上冷徹心骨驚起蒙令動鼓角賊驚奔獲首領姓韓至是方曉矣由此多於

孰八

八

番

塔頂現小僧狀傾州瞻望然有吉凶表兆于時乞風者分風求子者得子今聞有躬礼者往往有全不見伽形相者或見笑容者吉不然則凶其不可爰度者如此洎乎周世宗有

事于江南先攻取泗上伽寄夢於州民言不宜輕敵如是達于州牧皆未之信自爾家家

夢同告之遂降全一郡生民賴伽之庇矣天下允造精礪必立伽真相榜曰大聖僧伽和尚有所乞願多遂人心李北海邕胡著作浩名爲碑頌德

今上御宇也留心于此其年三月有尼遊五臺山迺因見伽於塔頂作懷孩相遂登刹柱

捨身命供養太平興國七年

勑高品白承睿重蓋其塔務從高敞加其累層八年遣使別送舍利寶貨同葬于下基焉其日有僧懷德預構柴樓自持蠟炬焚身供養炎燎之中經聲不絕又將欲建浮圖有巨木三根汎淮而下至近淳橋且止收爲塔心

柱焉續榜殿頭高品李庭訓主之先是此寺因龕中金像刻其佛曰普照王乃以爲寺額後避天后御名以光字代之近

宣索僧伽實錄上覽已勅還其題額曰普照王寺矣弟子木叉者以西域言爲名華言解脫也自幼從伽爲剃髮弟子然則多顯靈異

中和四年刺史劉讓厭父中丞忽夜夢一紫衣僧云吾有弟子木叉葬寺之西爲日久矣君能出之仍示其葬所初夢都不介意再夢如初中丞得夢中所示之處欲施斲之見有一姓占居於是饒錢市焉開穴可三尺許乃獲坐函遂啓之於骨上有舍利放光命焚之

魏八

九

潘

收舍利八百餘顆表進上僖宗皇帝勅以其焚之灰塑像仍賜謚曰真相大師于今侍立于左若配饗焉弟子慧儼未詳氏姓生所恒隨師僧伽執侍鉢錫從楚州發至淮陰同勸東海裴司馬妻恪白金沙羅而墮水抵盱眙開羅漢井宿賀跋玄濟家儼侍十一面觀音

菩薩旁自爾詔僧伽上京師中宗別勅度儼
并慧岸木叉三人各別賜衣鉢焉

唐嵩嶽少林寺慧安傳

釋慧安姓衛氏荊州支江人也其貌端雅紺
纂青目降神乃隋開皇初年也安受性寬裕
不染俗塵修學法門無不該貫文帝十七年

勅條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安云本無名姓亡
入山谷大業中開通濟渠追集夫丁餽殍相
望安巡乞多鉢食救其病乏存濟者衆煬帝
聞之詔安遂潛入太和山至帝幸江都海內
擾攘乃杖錫登衡嶽寺行頭陀法貞觀中至
斬州礼忍大師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而

孰八

十

潘

止時所居原谷之間旱霜傷苗稼安居處獨
無四十里外皆苦青女之災矣天皇大帝聞
而召焉安不奉詔永淳二年至滑臺草亭居
止中坐繩牀四方坦露勅造寺以處之號招
提是也如是却還家鄉王泉寺時神秀禪師
新歸寂咸請住持安弗從命天后聖曆二年

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三
度弟子二十七人復詔安并靜禪師入中禁受
供施三年賜摩納一副便辭歸少林寺至景
龍三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
林間待野火自焚之勿違吾願俄爾萬迴和
尚來見安猖狂執手言論移刻旁侍傾耳都

潘

十一

孰八

四月告門人學衆曰各歸開戶至三更有神
人至扈衛森森和鈴欃欃風雨偕至其神旋
達其院數遭安與之語丁寧教誡再拜而去
嘗問安甲子對曰不記也曰何不記耶乃曰
生死之身如循環平環無起盡何用記爲而
又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亦妄想
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可
記耶天后稽顙焉聞安闕井勅爲鑿焉安曰
此下有赤祥慎其傷物將及泉見蝦蟆金色
蠢然出沮洳間合其懸記帝倍加欽重殆中
宗神龍二年九月勅令中官賜紫袈裟并綃

十許歲起開皇二年至景龍三年故也火焚屍畢收舍利八十粒內五粒紅紫色進內餘

散施隨力造塔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

唐魏州閩鄉萬迴傳

釋萬迴俗姓張氏號州閩鄉人也年尚弱齡白癡不語父母哀其濁氣爲隣里兒童所侮

終無相競之態然口自呼萬迴因爾字焉且不言寒暑見貧賤不加其慢富貴不足其恭東西狂走終日不息或笑或哭略無定容口角恒滴涎沫人皆異之不好華侈尤少言語言必識記事過乃知年始十歲兄處遼陽一云安西久無消息母憂之甚乃爲設齋祈福

迴條白母曰兄安極易知耳奚用憂爲因裏齋餘出門徑去際晚而歸執其兄書云平善問其所由默而無對去來萬里後時兄歸云此日與迴言適從家來因授餅餌共啗而返舉家驚喜自爾人皆改觀聲聞朝廷中宗孝和皇帝詔見崇重神龍二年勅別度迴一人

而已自高宗末天后時常詔入內道場賜錦繡衣裳宮人供事先爲見時於閩鄉興國寺累瓦石爲佛塔入內之後其塔遂放光明因建大閣而覆之然其施作皆不可輒量出言則必有其故勅賜號爲法雲公外人莫可得見先是天后朝任酷吏行羅織事官稍高隆者日別妻子博陵崔玄暉位望俱極其母盧氏賢而憂之曰汝可一日迎萬迴此僧寶誌之流可以觀其舉止知其禍福也乃召到家母垂泣作禮兼施中金七筋一雙迴忽下階擲其七筋向堂屋上掉臂而去一家謂爲不祥經數日令升屋取之七筋下得書一卷觀之乃讖緯書也遽令焚之數日有司忽來其家大索圖讖不獲得雪時酷吏多令盜投蠱道物及僞造祕讖用以誣人還令誣告得實屠戮藉沒其家者多崔氏非聖人擲七筋何由知其僞圖讖也中宗末嘗罵韋后爲反悖逆斫爾頭去尋而誅死太平公主爲造宅於

懷遠坊中與主宅前後爾又孝和親送金城公主出降吐蕃幸始平迴出迎駕時崔日用武平一宋之間沈佺期岑羲薛稷皆肅揖鄭重問訊諸公曰各欲求聖人一言以定吉凶撫沈背曰汝真才子沈不勝其喜曰聖人與我受記諸子不可更爭又謂武曰與汝作名

佛童當無憂也目羲稷有不善之色岑以馬避之目稷云此多是野狐其言何足懼也乃顧云汝亦不免及羲稷之誅人益貴重同時有僧伽化迹不恒中宗問迴曰此何人也迴曰觀音之化身也貞觀中三藏奘師西歸云天竺有石藏寺奘入時見一空房有胡牀錫杖而已因問此房大德咸曰此僧緣闢法事罰在東方國名震旦地號闡鄉于茲萬迴矣奘歸求見迴便設札問西域宛如目矚奘將訪其家迴謂母曰有客至請備蔬食俄而奘至神異之迹多此類也正諫大夫明崇儼者道術之士謂人曰萬迴神僧也玄宗潛龍時

與門人張暉等同謁迴見帝甚至裹頭將漆杖呼且逐之同往者皆被駁出曳帝入反局其戶悉如常人更無他重撫背曰五十年天子自愛已後即不知也張公等門外歷歷聞其言故傾心翼戴焉五十年後蓋指祿山之禍也睿宗在邸時或遊行人間迴於聚落街

卷八

十三

潘

衛中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間帝必經過徘徊也惠莊太子乃睿宗第二子也天后曾招示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精養之宜兄弟也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韋后熟可炙手道路懼焉迴望車騎連唾之曰腥腥不可近也不旋踵而禍滅及之帝愈知迴非常人也出二宮人日夕侍奉之特勑於集賢院圖形焉暨迴垂卒而大呼遣求本鄉河水門人徒侶求覓無所迴曰堂前即是河水何不取耶衆於階下掘井河水湧出飲畢而終迴宅坊中并皆鹹苦唯此井甘美後有假託或稱小萬迴以惑市里多至誅死焉

至于然後右常侍徐彥伯爲碑立閨鄉玉澗
西路矣

系曰日行萬里非人必矣爲鬼神邪爲仙術
衆通曰觀行知人迴無邪行非鬼神也無故
作意非仙術也此得通耳故智度論中此通
有四一身能飛行如鳥無礙二移遠令近不

往而到三彼沒此出四一念能至或曰四中
迴具何等通曰俱有裁故號如意通矣瑜伽
論神境同也云或羅漢有大堪能現三神變焉
唐齊州靈巖寺道鑒傳

釋道鑒姓馮氏吳郡又未知從來而居歷下
靈巖山寺蹤迹神異不測僧也元和中有馮
生者亦吳郡人也以明經調選未捷因僑寄
長安一日見老僧來詣馮居謂之曰汝吾姓
也因相與往還僅于歲餘遂注擬作尉于東
越方務治裝鑒負錫來告去馮問師去安所
詣平鑒曰吾廬在齊州靈巖之西廡下薄遊
神京至今正十年矣幸得與子遊今歸舊所

故來相別然吾子尉于越鄉道出靈巖寺下
當宜一訪我也馮諾之曰謹受教矣數日馮
出關東之赴任至靈巖寺門立馬望曰豈非
鑒師所居寺乎即入訪之時一僧在庭馮問
道鑒上人廬舍安在僧曰此寺無道鑒馮疑
異默而計曰鑒公純直豈欺我乎於是獨遊
執八

潘

十四

寺中行至西廡下忽見壁畫一僧與鑒師兒
同馮大驚嗟鑒師果異人歟且能降神與我
交久之視其真相旁題云馮氏子吳郡人也
年十歲學浮圖法以道行有聞卒年七十八
馮閱其題方悟云汝吾姓也言非謬矣一說
蘇州西去城二十許里有靈巖山寺西北廡
下畫沙門形云是梁天監十五年作遊方居
士狀經過山寺寓過宵宿而於僧厨借筆硯
僧衆皆不留意詰旦僧徧搜索而亡有客見
殿隅畫一梵僧面骨權奇膚色皴黑眉長且
垂眸子電轉皆闇青白昂鼻方口張脣露齒
擎拳倚右肩之上身屈可長一丈五寸衣屢

納袈裟臂擐大珠徒跣衆見驚懼莫測其來遠近咸格有焚香礼嘆者有請福攘災者或於晴夜殿中佇寧聞有行道之聲由是鳥雀不敢污踐簷檻之間矣然則鄉人謂之靈巖和尚或云靈巖聖僧嘗見形謂一老姥曰貧道好食茭粽疑是聖者翌日持簾入殿供養

迄今年別三月三日民競送之以荔枝葉角黍米瀋之吳人謂之茭粽也唐先天二年陸魯公子疾醫工未驗公憂慮增劇門遇一僧分衛屈入遂索水器含嘆之即時病間魯公喜贈物頗豐了不迴視遂問和尚居處何寺答曰貧道住蘇州吳縣西靈巖寺郎君爲官

號八十五卷

江表望入寺相尋斯須已去未久調補尚書祠部郎續遷桂州廉使常念當年救病之僧迂路姑蘇入靈巖寺覓焉乃說其形兒合寺僧云非此所有陸盡日徘徊不忍去忽於殿中見聖者形曰往年療其者此僧也寺僧說其由致通感難知陸捨錢數萬備香火之資

却留旬日供養方去又寺中淨人每於像前占燭燈添油助燼意盜油塗髮耳居無何其髮焦卷而墮傍人勸令禮懺別買麻膏增燼平復如初又武宗將廢佛教也近寺有陸宣者夢聖者云受弟子供施年深今來相別且歸西天去也宣急命畫工圖寫真貌至會昌

五年毀拆寺宇方知告別之意焉距咸通七年蝗災爾時彌空豆野食人苗稼至于人人家食繒帛之物百姓彷徨莫能爲計時民人吳延讓等率耆艾數十百人詣像前焚香泣告即日蟲飛越境焉乾符五年寺衆當詣闕乞鐘歸寺老僧撰日登途聖者先入右神策軍本局預陳囑託及正請鐘僧到見司吏怪問數日前有僧來云繇蘇州靈巖山寺其僧曰某行無伴侶後右軍胥因事遊吳見壁畫云此是七月中曾來司內計會鐘僧也然吳中極彰靈異且不測厥由曾有梵僧來礼畫像云智積菩薩何緣在此嘆嗟彌久而自此

號智積應身也

系曰同異之說史氏多之今詳寺曰靈巖僧
盡像此爲同也州曰歷下姑蘇遇者曰陸興
馮此爲異焉斯蓋見聞不齊記錄因別也原
夫聖人之應身也或南或北或漢或胡或平
常之形或怪耄之質故令聞見必也有殊復
使傳揚自然多說譬猶千里之外望日月以
皆同其時邊旁雲物狀貌有異耳既是不思
議應現矣則隨緣赴感肆是難同可發例云
所傳聞異辭也

唐武陵開元寺慧昭傳

釋慧昭未詳何許人其爲僧也性僻而高恒

十六
藩
勸入

修禪定貌頗衰羸好言人之休戚而皆必中
與人交言且不駢狎閉關自處左右無侍童
每日乞食里人有八十餘者云昭居此六十
餘年其容貌無異於少時昔日也但不知其
甲子元和中有陳廣者由孝廉調爲武陵官
而酷好浮圖氏一日因詣寺盡訪諸僧昭見

廣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乎廣愕然自
揣平生不識此僧何言來晚乃曰未嘗與師

遊何責遲暮昭曰此非倉卒可言當爲子一
夕靜話方盡此意廣甚驚異後時詣昭宿因
請其事昭曰我劉氏子宋孝文帝之玄孫也
曾祖鄱陽王休業祖士弘並詳於史氏先人

文學自負爲齊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集
賢俊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後仕齊梁之間
爲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
十方仕於陳至宣帝時爲卑官不爲人知徒
與沈彥文爲詩酒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
興王叔陵皆多聚賓客大爲聲勢各恃權寵

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叔
陵被誅吾懼不免因皆銷聲匿迹于林谷拾
橡栗而食掬溪澗而飲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易
以待所憂之所定無何有一老沙門至吾
所居曰子骨法甚奇當無疾耳彥文再拜請
其藥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服吾藥亦無

勸入

十七

所補遂告別將去復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
勝竟何有哉唯釋氏可以捨此矣恭納其言
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
業時陳氏已亡宮闈盡毀臺城牢落荆榛蔽
路景陽井塞結綿基頽文物衣冠蕩然而盡
故老相遇相攜而泣且曰一人無良已至於
是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又聞後主及諸王皆
入長安乃率沈摯一囊乞食於路以至關中
吾長沙王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往瓜
州則徑往就謁長沙王長於綺紳而早貴盛
雖流放之際尚不事生業時方與沈妃酣飲
吾與沈再拜於前長沙悲慟久之灑泣而起
乃謂吾曰一日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
乎吾自此且留晉昌氏羌之塞數年而長沙
殂又數年彥文亡吾因剔髮為僧遺迹會稽
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容體枯瘠
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與一僧同至長
安時唐高祖已有天下建號武德至六年吾

自此或居京洛或遊江左至於三蜀五嶺
不居焉殆今二百九十年矣雖烈寒酷熱未
嘗有微恙貞元末於此寺夢一丈夫衣冠甚
盛熟視乃長沙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
生時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
於此郡師其念之乃問之曰王今何為曰冥
官極尊既而又泣曰師存而我之六世矣悲
夫吾夢覺因紀君之名於經筒中至去年歲九
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尚惟君之未
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焉及君
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也然自夢及今十
年矣故訝君之晚也已而悲慟泣下數行因
出經笥示之廣再拜願執屨錫為弟子昭曰
君且去翌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其
居昭已遁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也至
大和初廣為巴州掾於山南道路逢昭驚喜
再拜曰願弃官請從師為物外之遊昭亦許
之其夕偕舍于逆旅至天將曙廣早起而省

昭已去矣廣漠然若有所喪神情沮敗自是
盡不知所往也然則昭自梁普通七年生于
時歲在丙午下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
九十年則與昭言如合符契焉

系曰慧昭既三百年住世也前不可測後未
可涯與夫賓頭羅臘尊者一貫胡不念恩地

之橐孫邪通曰神仙隔一座猶未可與之遊
且廣是具縛凡夫昭爲度世上士飛禽與淵
魚蹤迹相遠此何恠歟

唐岸禪師傳

釋岸禪師并州人也約淨土爲真歸之地行
方等懺服勤無缺微有疾作禪觀不虧見觀
音勢至二菩薩現於空中持久不滅岸召境
內畫人無能盡者忽有二人云從西京來欲
往五臺自樂輸工盡菩薩形相續事畢贈襍
二綱忽隱無蹤岸知西方緣熟告諸弟子云
吾今往生誰可偕行有小童子稽顙曰願隨
師去乃令往辭父母父母請爲戲言而令沐

浴著淨衣入道場念佛須臾而終岸責曰何
得前行時岸索筆讚二菩薩曰觀音助遠接
勢至輔遙迎寶瓶冠上顯化佛頂前明俱遊
十方刹持華候九生願以慈悲手提弊共西
行述讚已別諸弟子入道場命門徒助吾念
佛端坐而終春秋八十時垂拱元年正月七
號八十

日也

唐會稽永欣寺後僧會傳

釋後僧會者本康居國人也以吳赤鳥年中

謁大帝初吳人未識僧形止曰胡人入境乃
祈舍利已令帝開悟末主天紀四年會尸解
真身隱焉至唐高宗永徽中見形于越稱是

遊方僧而神氣瓌異眉高隆準頤峭眸碧而
瘦露奇骨真梵容也見者悚然罔知階位時
寺綱糾詰其厥由罵而駁逐會行及門乃語
之曰吾康僧會也苟能留吾真體福尔伽藍
驟步之間立而息絕既而青目微瞑精爽不
銷舉手如迎揖焉足跨似欲行焉衆議偃其

靈軀寘於窟穸人力殫矣略不傾移雖色身堅牢而彊事膠漆遷于勝地別立崇堂時越人競以香華燈明繒綵幡蓋果實衣器請祈心願多諸人意初越之軍旅多寓永欣其婦女生產兵士葷血觸汚僧藍人不堪其淹穢會乃化形往謁閩廉使李若初且曰君侯即

領越之藩條託爲遷之軍挾語罷拂衣而去

尋失蹤跡李公喜而駭且記其言後果赴是郡及上事訖便謁靈跡認于時言者則斯僧也命撤軍家勒就營幕又厄婦夜臨蓐席且無脂燭鄰無隙光俄有一僧秉燭自牖而入其夫旦入永欣認會貌即是授火救產厄之僧自爾民間多就求男女焉屬會昌毀永欣也唯今大善獨留號開元矣遂移會身入是寺中大中之後有曇休律師爲會別創堂宇廣其供具又嘗就閻闍家求草屨至今越人多以芒鞚油襦上獻感應附纏各赴人家不可周述今號超化大師從永徽至今未嘗闕

其供施焉沙門虛受爲碑紀述焉系曰蔡邕是張衡後身智威本徐陵前輩驗皆昭晰理且弗虛至於聖人功用自在亡彼出利見無方僧會捐世既遐唐來化越立逝屹然異中之異苟非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孰能預於是乎

唐京兆法海寺道英傳

卷八

二十

七

釋道英不知何許人也戒德克全名振天邑住寺在布政坊咸亨中見鬼物寺主慧簡嘗日曉見二人行不踐地入英院焉簡怪而問之英曰向者秦莊襄王使使傳語飢虛甚父以師大慈欲望排食并從者三百人勿辭勞也吾以報云後日曉具饌可來專相候耳簡聞之言以酒助之及期果來侍從甚嚴坐食倉黃謂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英問其故答曰吾生來不無故悞其如滅東周絕姬杞或責以功德吾平日未有佛法可以懺度唯以赦宥矜恤惄惄獨塞之終爲未補以福少罪

多受對未畢今此一食更四十年方復得食
因歷指座上云此是白起王翦爲殺害多罪
報未終又云此陳軫以虛詐故英曰王何不
從人索食而甘虛腹此奚可忍乎王曰慈心
人少餘人不相見吾緣貴人不可妄行崇禍
所以然也英指酒曰寺主簡公將歛深有所

愧垂去謂英曰甚感此行傷費饜飫可知弟
子有少物即送相償城東通化門外尖塚以
其銳上而高大是吾接神之所世人不知委
云呂不韋墓耳英曰往遭赤眉開發何有物
來曰賊取不得英曰貧道非發丘中郎是出
家人無用物所必勿將來言訖長揖而去英

執八

二十一

潘

感下趣如此罔知終畢

唐京兆法秀傳

釋法秀者未詳何許人也居于京寺遊於咸
鑄之間以勸率衆緣多成善務至老未嘗休
懈開元末夢人云將手巾袈裟各五百條可
於迴向寺中布施覺後問左右並云無迴向

寺及募人製造巾衣又徧詢老舊僧俗莫有
此伽藍否時有一僧形質魁梧人都不識報
云我知迴向寺處問要何所須并人伴等答
曰但資所施物名香一斤即可矣遂依言授
物與秀偕行其僧徑入終南山約行二日至
極深峻初無所覩復進程見礮石一具驚曰
此人迹不到何有此物乃於其上焚所資香
再三致禮哀訴從午至夕谷中霧氣彌浸咫
尺不辨遂巡開霽當半崖間有朱門粉壁綠
琉璃題刹飛天矯之幡樓直觚稜之影少選
見一寺分明雲際三門而懸巨榜曰迴向寺
秀與僧喜甚攀陟遂到時已黃昏而聞鐘磬
唱薩之聲門者詰其所從遙迴引入見一老
僧慰問再三倡言曰唐皇帝萬福否處分令
別僧相隨歷房散手巾袈裟唯餘一分指一
房空榻無人有衣服坐席似有所適者既而
却見老僧若綱任之首曰其往外者當已來
矣其僧與秀復欲至彼授手巾等一房但空

榻者亦無人也又具言之者僧笑令坐顧彼房內取尺八來至乃玉尺八也老僧曰汝見彼胡僧否曰見已曰此是將來摧代汝主者京師當亂人死無數此胡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罰在人

間此常所吹者也今限將滿即却來矣明日遣就齋齋說曰汝當迴可將此尺八并袈裟手巾與汝主自收也秀礼拜而還童子送出纏數十步雲霧四合則不復見寺矣乃持手巾袈裟玉尺八進上玄宗召見具述本末帝大感恍凝神久之取笛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數年果有祿山之禍秀所見胡僧即祿山

唐滑州龍興寺普明傳

釋普明不知何許人也或云西域之僧每談

禪法舉搢玄微莫可測其沈寥之高遠歟大

曆初年受胙縣人請居阿蘭若學者蠟聚塵中往來白衣禮而施之日以千計或一覩相自然慾忿窒慾食甚懷音訥善革惡以歲計無央數也右僕射義成軍節度使賈耽者本謫仙也優遊道學率略空門纔覲明也若羊祜之識舊環蔡順之見慈母焉降心延請住南山聖寺又有迴向也

系曰昔梁武遣送袈裟入海上山法秀詣迴向寺燕師命使尋竹林聖寺此三緣者名殊而事一莫是互相改作同徵鶴續亮否通曰聖人之作猶門內造車門外合轍雖千萬里

之遠事亦符合者蓋無異路故如樵子觀仙墓爛柯非止王質有多人遇墓且姓名不同爲爛斧柯者不一今送衣入聖寺多者亦如此也

明群信於明所居禪庭立塔一所後遷座於
塔下焉明亡之後十年王師西征安靜邊塞
滑人有朴勇者柴清因覘獵犹深入虜庭巡
邇者多乃晝伏夜動迷方失路迂直不分清
見明在前導若老馬之先駢焉及抵漢城忽
然不見歸州就塔作礼遇述傳之

大宋高僧傳第十八

孰八

唐西域亡名傳七
唐京兆苑玉傳八

唐虢州閩鄉阿足師傳九

唐天台山封干師傳十木演師
參得寒山子

唐成都淨衆寺無相傳十一智詵
禪師

唐揚州西靈塔寺懷信傳十二

唐陝府辛七師傳十三

唐京師大安國寺和和傳十四

唐揚州孝感寺廣陵大師傳十五

唐南嶽山明瓊傳十六

唐簡州慈雲寺待駕傳十七懷一
智恒

唐福州愛同寺懷道傳十八

正傳二十一人

勑撰

感通篇第六之二

附見八人

唐嵩嶽破竈廬傳一

唐嵩嶽閑居寺元珪傳二

唐廬江瀟山天柱寺惠符傳三

唐長安西明寺惠安傳四

唐西域安靜傳五徐果師

唐福州鐘山如一傳六